

哦,令我心仪的家乡话

□ 高炯浩

我生在滕县(今滕州),17岁离开,我的母语自然就是滕县话了。母亲上过两年私塾,可以看懂戏文、粗通文字,同时又是位朴素的“滕县语言学家”,她教给我的母语,在六七岁时就足以和资深的秀才、学究们对话了。那时我便会使用“令尊大人”、“令堂大人”、“令媛”、“贵庚几何”“在何处得意”等等。活脱脱一个“小八股”,“老八股”们和我交谈后,总爱拍拍我的头,夸一句“孺子可教也”。

然而不幸的是,成人后我“盲流”去了新疆兵团,那是个移民社会,人来自全国各地,我再用滕县话和他们交流,人家便听不大懂,有人甚至挖苦我“老土”。害得我只能有学习普通话和书面语。交流不成问题了,但滕县话的生动、简洁、传神、立体的感情色彩却荡然无存!变得干瘪、枯燥、平淡、乏味。直到我30年后重返滕县,才重新享受滕县的语言大餐!一次,我去姥娘家探亲,一进村口便碰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、高我一辈的童年玩伴,他稍一打量便大声打招呼:“爷们,是从新疆来的吧?”一声“爷们”顿时让我热血上涌!30年没听过这种称呼了,两个字立刻将感情拉近,感受到一种亲切和豪爽,还有一种亲情感和男子汉气。我想起两句唐诗:“一声何满子,双泪落君前”,我握住他的手连声说:爷们,爷们,爷们好!后来同行的表弟更正说,

爷们这个词适于长辈对小辈的称呼,小辈是不能使用的。他的教诲,让我这个所谓的作家,一下子变成了文盲。

滕县话有大雅之处,这是因为咱是孔孟乡邻,一些古文在乡间流传至今,我碰到两个八十岁的老嬷嬷,裹着一双小脚,可能很长时间没见面了,见面便相互握着手摇,问候道:“悉好不?”这是在滕县出境最多的问候话,两位小脚老奶奶肯定没上过多少学。然而一查辞海,不得了,人家用的是文言文,“悉”即“悉数”,“悉好不”,便是“一切都好吗?”这不是大雅吗?

我小时碰到没见过的东西或没听过的事,便用母语说,真有点“古而怪之”的,当时认为是滕县土话,后来当我知道了它的书面文字时,才大为惊讶,“古而怪”,这是文言文的复合语,“之”是语助词,没有实际意义,其实便是“古怪”。七八岁的小孩懂得什么古文啊,但能说出深奥的古语,这就是滕县话的魅力!

在滕县,对不假思索、不负责任讲出的话,叫“随口答曰”,如果你认为这是滕县土话便孤陋寡闻了。“子曰”大家都懂,“随口答曰”便是“顺口说的”。谁说咱滕县话土?滕县人言必称孔孟呢!

滕县人形容老人说话没有条理,或形容领导干部讲话啰嗦,便用“迂沫粘痰”!这“迂沫粘痰”便很传神而生动,“迂”,便是迂腐,

词挺雅的,加上“沫”和“痰”便不雅了,但它声情并茂、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。咱们的滕县话哟,了不得!

一些滕县话一词多义,含义深刻,譬如上镜率很高的生活用语“络络”(音,字不详)就有多层意思。“络络嘛哋”便是指胡说,胡纠缠;“不跟他络络”,便是不理睬他,不跟他啰嗦,但不管哪种诠释,都没有“络络”二字涵盖丰富。

滕县还有大量的相形语言是外地人所不懂得的,人体器官的额头叫“额(一声)婆盖子”,膝盖叫“疙拉拜子”,踝骨叫“踝蹄疙瘩”这些名称,都会给人一个立体认识,有些“原生态”和“形象思维。”

当然喽,滕县话也并非尽全美,无懈可击,有些词也有指代不明或粗俗之感。如滕县生活用语经常使用的“不管”二字,便容易引起歧义,滕县人说“不管”便是“不行”,而书面语“不管”就是“不过问”,这就弄出了笑话。

一次,一位河北司机驾车来到滕州,走到一个路障处,停车问旁边交警,车子可以通过吗?交警用滕县话回答“不管”。司机暗自庆幸,连交警都不管还会有谁管?轰了一下油门便开了过去。交警见司机闯闯路障,一边追赶一边打对话机让下站的交警拦截。拦住车交警和司机争吵起来。一个说不听指挥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,一个则说,我是经得你

同意的,你说话不算数罚什么款?最后一位教师模样的人听了一阵说,都不要吵了,你司机弄不清滕县话的“不管”就是不行,你交警不说普通话便表述不明。罚款免了,车子要退回去,因为前边根本过不去。

容易引起歧义的话还有很多。如“搅一搅”用滕州话叫“咯漏咯漏”(音字不详),外地人懂什么“咯漏咯漏”?还以为滕县人在讲日语呢,加之滕县人反胃也叫“打咯漏”,此“咯漏”彼“咯漏咯漏”毫无相近之处,风马牛不相及,但发音相同。这当然要由市文字改革办公室出面修正统一,将“咯漏咯漏”改为“搅一搅”或将打“咯漏”改成打嗝都成。

滕县人将用手掌把分散物收拢成堆叫“胡搂胡搂”(音,字不详),小时候见卖野药的就这样唱过“娘的娘叫姥娘,胡搂胡搂都长(添)上”。一边说一边将几种草药抓到了药包里。这个“胡搂胡搂”的发音也有日语之嫌,应改成“归拢归拢”(当然“归拢”仅能让人听懂,比起“胡搂”缺乏动感)。

滕县话可谓博大精深,我特别崇拜我认识的几个滕县话语言大师,一位是我少年文学朋友、鲁班学者王中兄,一位是《墨子》剧作者柳琴剧团编剧吕昌芳弟。和他俩聚会,我时时被逗得捧腹大笑,美食不在乎,享受的是滕县话的语言大餐。也许会有

人说,这两位是搞文学创作的,语言当然棒了。其实也不尽然,艺术界也有两位大师级朋友,那就是鲁班纪念馆责任人张桑和文化馆刘龙。此二人一个是书法家,一个是画家,但他俩的滕县话说得实在太“溜”了,生动、形象、幽默、妙趣横生,字字玑珠。滕县话和从事的职业没有关系,我还有一位文学朋友叫燕云峰,山东电视大学滕州分校教授,而且是教汉语言文学的,在滕州可以说桃李满天下,够牛了吧?但这位燕学究治学严谨,用词斟酌,使用的语言都是书面语和普通话,和我一样报纸干久了养成用规范语。这一“规范”,便出了问题,说出话来中规中矩,绝无语法之虞,但同时没有了生气和活力。我估计人们都会喜欢和王中、宜芳、张桑拉呱,而不爱和高炯浩、燕云峰先生聊天。那是因为我们从不如上述朋友会说话。

离开滕州40年,再回故园只能是“半拉子”滕州人,最大的遗憾便是把母语忘得差不多了,新疆滕州同乡联谊会每年都要聚会,聚在一起便比赛谁的滕县话说说的最“真”,聚上一次会,便像回了一次老家。一边用家乡话聊天一边唏嘘不已,感叹岁月的流失,倾诉游子的幽怨。我在考虑尽快结束返聘的日子,早早回来吃滕县的菜煎饼,喝滕县的咸糊涂,说地道的滕县话,拉贴心的老家呱。

重登抱犊崮

■ 孙晋才

(一)

君山望海传奇观，
故游四十三年前。
百草掩滕寻无路，
悬崖峭壁接鹰旋。
举目岗顶腿颤抖，
俯瞰山下心胆寒。
天赐胜景无问津，
徒留此地度华年。

(二)

今朝重登抱犊崮，
抱犊旧貌展新颜。
登山石级层层叠，
清关重现高挑檐。
殿内香烟绕天宇，
观外游人摩踵肩。
迷人山色遐途闻，
日暮流连竟忘返。

雨诗讽霾

■ 闫吉文

浙沥雨丝织，
漫天写冬诗：
霾魔何处遁？
须晴见艳阳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□ 赵自力

我喜欢各种各样的味道。

我喜欢花的香，特别是能沁人心脾的那种。比如桂花，看似淡雅而香味隽永，仿佛能洗涤灵魂。我常常坐在桂花树下，闭着眼，拼命吮吸着浓郁的花香，就像吃了一块甜而不腻的点心。我还喜欢做桂花糕，喝桂花茶，跟桂花一沾边，许多平淡的东西也变得很有味道了。

我喜欢叶的香，尤其是四季

常青的绿叶。在林间散步，扯几把香樟树叶，放在手掌间揉搓，一阵独特的清香顿时弥漫开来，那是我喜欢的味道。我曾经买了几块香樟板材，兴趣盎然地做了一口小木箱。木箱不怕虫蛀，而且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香味。我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放进木箱，有空就打开看看，闻着香味，把玩着喜欢的东西，任时间静静流淌，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如

此。

我喜欢饭菜的香，尤其是老家的粗茶淡饭。石头砌的柴灶，柴禾吐着火舌，一口口热切地舔着大黑锅，菜在锅里滋滋啦啦地响，香味就朝鼻孔里钻了。更不必说烤的红苕煎的糍粑了，那香味太浓烈，吃一口就化不开。其实，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性格，散发着不同的香味，好好吃，慢慢品，才越吃越有味。

我还喜欢一些特殊的味道。买来一本新书，没看之前我一定要好好闻闻，书香四溢中享受着精神会餐。臭豆腐的香味，是我的最爱，夹一筷子放进嘴里，我会嚼上半天。我不抽烟，却喜欢父亲身上的烟味，于我那是一种独特的香味，是父爱的味道。

我喜欢有味的生活，更喜欢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因为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残荷,湖面上的乐谱

□ 马西良

冬季到来,浩瀚的微山湖上,失去了夏天的灿烂,秋天的金黄。岛上的湖鸭隆起来松散的羽毛,一片片芦花摇起了阵阵雪浪,觅食的麻雀成群结队在岛礁上盘旋,把湖中的阳光搅得金光闪烁。

沿湖边漫步,感受到冬日湖面的空旷和博大,体验出繁华过后的清雅和淑静。万顷荷花荡碧波,满湖清香醉游人的季节已经过去;映日花戏野鸭,浮翠丛里飞白鹭的时光已经难寻。但是,当我们来到微山湖湖面时,一片片残荷让我们感到惊讶和欣喜。啊,一个个挺在

湖面,就像写在水面的五线谱。望着眼前的残荷,倔强挑着枯败的叶片,化成音符,诉说着生命的坚强。

硕大的湖面上八仙花、细叶针芒、梭鱼草、狼尾草、黄花鸢尾、大花金鸡菊已渐枯萎,娇艳的荷花和多彩的莲叶,已经谢幕,在肥沃的淤泥中,积蓄着力量,等来年春风吹归,春雨浇过,春鸟鸣过,春姑娘把它叫醒,开始展示嫩绿的生机。微山湖似乎已经安静了、沉睡了,一片片残荷,仍挺起不屈的脖颈,高昂地站在湖面上,就像在一张张五线谱上,谱写出一曲曲冬天气歌。

的赞歌。残荷,似给人衰败感觉,但荷非俗物,它昭示无论何种逆境,都不丧失生命的力量。圣洁娇艳的荷花是它们的骄傲,鲜嫩如玉的莲藕是它们的成果,而残荷则是微山湖万亩荷花的不屈性格和气节。

我们注目湖面,浩渺的湖面就是一张乐谱,一个个残荷就是一个个音符。一阵微风吹过,一个个残荷颤动,上下起伏,舞动跳跃,弹奏出一曲曲动人的乐章。这乐章唱出了张良隐退留城的侠义情怀,唱出了梁山伯祝英台爱情故事的凄美,唱出了铁道游击队健儿神出鬼没杀鬼子的民族精神,唱出了陈毅《过微山湖》的豪迈诗人情怀,唱出了乾隆过微山湖的一段段传奇,唱出了万顷荷花映日红的美好风景。放眼湖中,水下的世界还是生机勃勃,水中的各种植物,没有因冬季的到来,而阻止它们的生长。宽阔的水下像森林像草原,游鱼在水中穿梭,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冬日的微山湖,寂静中蕴含着热烈、淑雅中彰显出微山湖的博大和生机。

西汉文帝年间,微山湖畔有贤惠焦花女,年少守寡,服侍久病的婆婆。婆婆生命垂危,弥留之际想吃火烧的青麦。时值隆冬,焦花女在湖畔麦垄焚香哭拜,感动天地,麦苗猛然升高长出饱满的麦

穗,焦花女取下后火燎给婆婆吃,婆婆吃完后病竟然好了。汉文帝听说此事,御批褒扬,敕令焦花女所在的村子为焦村,至今北焦村尚有焦花女墓。历经千年沧桑,至今仍然有人祭拜,真是“魂游地下乾坤老,孝心千古人间传”。

微山湖钓鱼岛因东汉严子陵在此垂钓而得名。严子陵少年时与刘秀同学,相许日后同甘共苦。刘秀建立东汉后,诚聘严子陵来洛阳,相询治国之策。严子陵不愿为官,夜同眠故意将足压刘秀之腹。司天监(掌管天文,推算历法的官员)认为“客星犯帝星,与国不利”。严子陵借故俱逃跑,隐居微山湖畔严村,读书钓鱼。刘秀相思甚苦,故而车驾东来相访。不料故人已逝,只有坟冢一座,刘秀不胜感伤,望冢遥祭,故人驾鹤天际游,只留遗憾伴终生。静静的微山湖,残荷轻奏,弹一湖柔情,奏一湖烟雨。那不是商朝的殷微子吗?身批蓑衣,头戴斗笠,钓竿高垂,神态安逸。那不是兴汉名臣的张良吗?仰望天际,注目星汉,大汉昌盛之时,却跑出来隐居,是鄙弃官场的恶俗,还是看惯了弓藏狗烹的忧虑?落红无情,荷残有意。

冬天的千顷微山湖,一抹残缺的美,彰显出生命的魅力,弹奏一湖碧波,唱一曲舒雅飘逸之歌。

